



支教于我，是一个遥远的念想，是一种对纯粹交流的渴望，所以，去年深秋，当我通过中华支教与助学信息中心的审核，获得一次对山区希望小学艺术支教的机会时，我选择了最远的那座山——四川甘孜藏区的墨尔多神山。远方也是我的执念，不远不足以见证我的决心。

一个人的路，更是超出想象的漫长，坐高铁到成都，要休整一晚，因为第二天全是山路。峰险山



君娃，真实姓名：沈君，现居安徽蚌埠。作家、画家、发表文字百万，著有散文集《子非猫》并获27届孙犁散文奖散文集优秀奖，蚌埠市首届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一等奖，有文字入选多种选刊、选本。



上到初中时，村子里只剩下两个人在读书，上完夜自习，我得独自赶回家。晚上八点多，暮色笼罩整个山乡，从镇子回去有五里路，一边是黑漆漆的山，一边是哗啦啦的河，前半路要爬坡，我的手里提个竹棍壮胆，碰巧的话，会遇上回村的木匠、砖匠，有了他们作伴，全程就轻松多了。

大多时候夜路上是没有人，山上会有各种鸟儿的叫声，猫头鹰的叫声最凄厉，它们拖长的声音划过延绵起伏的山头。也会听到河里水鸟的咕咕声，水潭里的鱼有时候被惊得啪啪响。我怕那个水潭，隔壁村有个学生一年前洗澡时淹死了。每次我都哼着曲子快速小跑通过那一段，上到坡顶，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在胸腔里打鼓。坡下夜色如黛，一盏微弱的灯火，远远的映入我的眼帘。这是母亲的灯火！

天朦朦亮，村子里弥漫着雾气，母亲又催我去早读。上学是不能耽误的，指望你将来出远门，不出力哪行？她喃喃自语。彼时父亲已经去世。母亲比父亲小十三岁。她先后怀了七胎，养活了五个，我最小。怀最后一胎时，她和父亲商量去刮胎，在小县城里呆了两天，街上很热闹，忍着痛逛了一回城，

陡，又遇山石滑坡抢修，长途汽车足足颠簸了一天，到丹巴县城时，车内便只剩下三两个人，车一停，三两个人也迅疾消失。暮色四合，我站在丹巴县长途汽车站时，已有了轻微高反，心内便起了疑惑，我在哪儿？要做什么？颇费了些周折，才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载着我，在盘山路上向我支教的目的地聂呷乡驶去……车窗外，幽暗的天空泛着一点深蓝，深沉而魔幻。

和长期支教的周老师接上头，再收拾好行李，已夜深人静。聂呷乡小学的宿舍里没有卫生间，去宿舍另一头的旱厕，对于支教的老师，是首要克服的问题。鼓足勇气推开房门，踏进夜色……哗，满天繁星，如同无数扑棱着闪亮羽翼的鸽子打天空飞过，顺便带走了我心中所有的困惑。

不远处，藏寨顶有经幡猎猎，我正在那里，这谜一般的星空竟和童年的记忆一模一样，如此典雅，充满爱意。

漫天云雾里迎来了聂呷乡的清晨。在村支书家里喝过酥油茶，便开始了工作。学校里大多是留守儿童，支教内容也简单，就是和孩子们一起画画。对，是一起画画，不是教他们画画。当天的课是画树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不会相信面前的作品是孩子们在自由发挥。要知道，我们仅仅用

这是她一生跑的最远的地方！

夜路走多了，我的胆子也大了。读书的地方越来越远，和母亲聚少离多。后来，姐姐都出嫁了，哥哥搬到隔壁新房子，母亲还住在老屋里。我每次回家，也住在老屋，睡在另一头，母亲把我的双脚包得紧紧的，生怕我受冻。告别时，她扶着墙，走到门口石阶那里，靠在晒衣杈上目送我，身后的指甲花、洗澡花围着老屋的墙根。“外面生活苦，你要吃饱。”她说。过了河，爬上坡，依然觉得身后有母亲的目光在凝视，每次快看不见老屋时，我一回头，果然她还在那里站着。

刚工作时，住在集体宿舍，睡前就会想起她，我给她买了好的毛毯和其它用品，她一直收藏着不用，有一次买的人参，居然生虫了，我就责怪她。忘了忘了，母亲说。

那时候，我最怕半夜来电话。但电话总会来，兄长在那头说，母亲病重了！我连忙收拾衣物，赶去江边的汽车轮渡，一些好心的货车师傅捎上我，我坐在车斗里，颠簸着赶到县城，又请求其他司机捎我到镇上。夜空中繁星漫天，耳旁是轰轰的马达声。

我那时多想有辆车。要是有一

云在青天

君娃

了十分钟告诉他们线条是怎么回事。二十多个孩子中，就有一两个脑洞清奇的，率先用线条描绘出各种树的造型，那么多线条啊，抽丝剥茧，繁而不乱，画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向往，然而他们却画得极快，几乎不用思考。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画，答：就觉得要这样画。

当下就很感慨，在想象力这个维度，城里的儿童与山里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有多大？被禁锢的大脑，丢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不可逆的。这些山里的孩子虽然看不见山外的日新月异，可是墨尔多神山给了他们自然的灵气，他们的小脑袋里装的都是美。

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孩童的天真烂漫，纯粹、干净、新奇。也有耐人寻味的。这是一个四年级孩子的画作：画面用倒三角分割空间，云朵用线条勾勒纠结，一男一女分别站在树的两边，树叶飘零，让人有点儿不安。下了课我和校长聊，才知道，他父亲离家出走了，也许翻越到了山的另一边，总之再没有出现。他和妈妈相依为命。后来的作业，他画了类似的画面，他说，我画的是两个空间，可是，两个空间，他们也能在一起啊。我和另一个女老师当下红了眼圈。还有一个孩子，安安静静的，他画了一片

海，岸上站着妈妈，爸爸在海里的一个岛上。头顶满天星，他说自己是其中一颗。

神山脚下，住着许多这样的留守儿童。面对这些孩子我会觉得语言无力，他们是我们的远方，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远方？好在当感到语言表达乏力时，绘画迅速给我们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。

上午没课的时候，我在村子里溜达，有一朵云，形状那么卡通，它静静依偎着墨尔多神山，许久都不变幻形状。它不动，世界似乎就静止了，蓝天、树、白云、藏寨，不可思议的宁静，不可思议的优美，我忘了自己看了它多久，只记得转身离开时，一个刚下课的丹巴小姑娘奔跑着扑进我怀里……老师你真好看！她仰着黑红的小脸说。那一刻我非常感动，尽管无法回到童年，无法回归我们曾拥有的纯粹、诗意的世界，但是通过绘画，我们迅速建立了信任，也看见了山里的孩子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与认知，窥见了他们无法言表的心理世界。理解是信任的基础，也是教育的开始。

回来后，我把那朵远方的云画在了我的画里。我认为这是某种启示，支教更大的意义是，让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并且，这种推动是相互的。

故乡，我的远方

徐仁良

辆车多好，我可以带上母亲去更远的地方走走看看，想停就停想看就看。可车子没有，母亲却走了，去了远方。全村人都来了，送她最后一程。恰是深秋，夜晚寒凉，上供焚香后，道士穿起了道袍，开始唱：“……七月怀胎正立秋，好比金钱吊葫芦。葫芦吊在金线上，走到人前好害羞。八月怀胎逢中秋，万家团圆畅饮酒。翻江倒海踢娘肚，孩儿怎知娘心忧。九月怀胎是重阳，想回娘家走一趟。看看父母老双亲，又怕孩儿路边生。十月怀胎正当生，娘在房中喊肚痛。儿奔生来娘逼死，性命险交五阎君。一周两岁娘怀抱，三周四岁离娘身。五周六岁读书文，哺育孩儿学做人。可怜天下慈母心，养育儿女费尽心。”一跪一起一拜，姐姐们和我早已是泣不成声。

2008年，我终于买了车，母亲已经去世十一年了。昔日尘土飞扬的公路已经铺上了沥青。每到节假日，我都想回去，哪怕就在村子里走一圈，摸一摸门前的枣树，看着指甲花、洗澡花依旧在墙根围着，想着我曾经的少年的梦，到底哪一朵像花一样盛开过。之后，又回到城里，故乡又变成了远方。

这些年，每年清明节，我都会带上女儿赶回遥远的故乡。我知道她内心对那个地方有些排斥，可她终究架不住我的劝说。有一次，我指着屋后的枇杷树，说，挂果的时候，它们是最好吃的水果，酸酸甜甜，我曾经爬上树，差点被盘上树上的青蛇咬了。孩子垂下头，若有所思。而我的视野里，远山逶迤，金黄的稻谷正在肆意铺排，宛如画卷。思绪如八面来风，我的胸膛里有一股暖流穿过。



徐仁良，现居安庆，医生，用网名发过若干文章，有8篇文章入选中国2010年散文选集。